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八

經部二十八

春秋類三

春秋提綱十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舊本題鐵山先生陳則通撰不著爵里亦不著時代其始未未詳朱彝尊經義考列之劉莊孫後王申子前然則元人也是書綜論春秋大旨分門凡四曰征伐曰朝聘曰盟會曰雜例每門中又區分其事以類相從題之曰例然大抵參校其事之始

終而考究其成敗得失之由雖名曰例實非如他家之說春秋以書法爲例者故其言闊肆縱橫純爲史論之體蓋說經家之別成一格者也其雜例門中論春秋爲用夏正猶堅守胡安國之說然安國解文公十四年有星孛于北斗解昭公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全襲董仲舒劉向之義則通災異例中獨深排漢儒事應之謬則所見固勝於安國矣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十二卷

內府藏本

元俞皇撰皇字心遠新安人初其鄉人趙良鈞宋
未進士及第授修職郎廣德軍教授宋亡不仕以
春秋教授鄉里皇從良鈞受學因以所傳著是書
經文之下備列三傳其胡安國傳亦與同列吳澄
序謂兼列胡氏以從時尚而四傳之名亦權輿於
澄序中胡傳曰尊此其漸也然皇雖以四傳竝列
而於胡傳之過偏過激者實多所匡正澄序所謂
玩經下之釋則四傳之是非不待辯而自明可謂
專門而通者固亦持平之論矣觀皇自序稱所定

十六例悉以程子傳爲宗又引程子所謂微辭隱義時措時宜於義不同而辭同事同而辭不同者反復申明不可例拘之意又稱學者宜熟玩程傳均無一字及安國蓋其師之學本出於程子特以程傳未有成書而胡傳方爲當代所傳習故取與三傳竝論之統核全書其大旨可以概見固未嘗如明代諸人竟尊胡傳爲經也

春秋纂言十二卷總例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元吳澄撰澄有易纂言已著錄是書采摭諸家傳

注而閒以已意論斷之首爲總例凡分七綱八十
一目其天道人紀二例澄所創作餘吉凶軍賓嘉
五例則與宋張大亨春秋五禮例宗互相出入似
乎蹈襲然澄非蹈襲人書者蓋澄之學派兼出於
金谿新安之間而大亨之學派則出於蘇氏澄殆
以門戶不同未觀其書故與之闇合而不知也然
其縷析條分則較大亨爲密矣至於經文行款多
所割裂而經之闕文亦皆補以方空於體例殊爲
未協則澄於諸經率皆有所點竄不獨春秋爲然

讀是書者取其長而置其所短可也明嘉靖中嘉興府知府蔣若愚嘗爲鋟木湛若水序之歲久散佚世罕傳本王士禎居易錄自云未見其書又云朱檢討曾見之吳郡陸醫其清家是朱彝尊經義考之注存亦僅一覩此本爲兩淮所採進殆卽傳寫陸氏本歟久微而著固亦可寶之笈矣

春秋諸國統紀六卷目錄一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元齊履謙撰履謙字伯恒大名人官至太史院使事蹟具元史本傳此書乃其延祐丁巳爲國子司

業時所作前有自序謂今之春秋蓋聖人合二十國史記爲之自三傳專言褒貶於諸國分合與春秋所以爲春秋概未之及故敍類此書以備諸家之闕凡二十有二篇首魯次周次宋次齊次晉次衛次蔡次陳次鄭次曹次秦次薛次杞次滕次莒次邾次許次宿次楚次吳自內魯尊周外各以五等之爵爲次其入春秋後降爵者則隨所降之爵列之而楚吳以僭王殿焉目錄謂此皆國史具在聖人據以作春秋者又以諸小國諸亡國釐爲二

篇附錄於末目錄謂此無國史因二十國事所及而載者皆先於各國下列敍大勢與其排比之意題曰某國春秋統紀蓋據墨子有百國春秋徐彥公羊疏有孔子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之文故不主因魯史從赴告之義也案春秋如不據魯史不應以十二公紀年如不從赴告不應僖公以後晉事最詳僖公以前晉乃不載一事此蓋掇拾雜說不考正經且魯史不紀周年内魯可也履謙分國編次而魯第一周第二不曰王人雖微加於

諸侯之上乎況天王也至於隱公八年葬蔡宣公
宣公十七年葬蔡文公竝經有明文履謙漏此二
條乃於桓公十七年葬蔡桓侯謂諸國皆僭稱公
惟蔡仍舊章反引左傳爲證殊爲踈舛又經書桓
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
其事更無疑義穀梁傳疑故志之之說已爲不核
事實履謙乃竟以莊公爲齊侯之子尤爲乖謬以
其排比經文頗易尋覽所論亦時有可采故錄存
之吳澄序稱其縷數旁通務合書法閒或求之太

過要之不苟爲言蓋瑕瑜不掩澄已有微辭矣

春秋本義三十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元程端學撰端學字時叔號積齋慶元人至治元年舉進士第二官國子助教遷翰林國史院編修官事蹟附載元史儒學傳韓性傳中是書乃其在國學時所作所采自三傳而下凡一百七十六家卷首具列其目甯波府志及千頃堂書目均稱所採一百三十家未喻其故也首爲通論一篇問答一篇綱領一篇其下依經附說類次羣言間亦綴

以案語左傳事蹟卽參錯於眾說之中體例頗爲
糅雜其大旨仍主常事不書有貶無褒之義故所
徵引大抵孫復以後之說往往繳繞支離橫加推
衍事事求其所以貶如經書紀履渝來逆女伯姬
歸于紀此自直書其事舊無褒貶端學必謂履渝
非命卿紀不當使來迎魯亦不當聽其迎夫履渝
爲命卿固無明文其非命卿又有何據乎紀叔姬
之歸鄭舊皆美其不以盛衰易志歸於夫族端學
必以爲當歸魯而不當歸鄭斯已刻矣乃復誣以

失節於紀季此又何所據乎至於宋儒之駁左傳
不過摘其與經相戾如經曰楚子麇卒而傳曰遇
弑之類耳端學乃事事皆云未知信否則天下無
可據之古書矣以其尙頗能糾正胡傳又所採一
百七十六家其書佚者十之九此書猶略見其梗
概姑錄之以備參考焉

春秋或問十卷

浙江范懋柱家
天一閣藏本

元程端學撰端學既輯春秋本義復歷舉諸說得
失以明去取之意因成此書蓋與本義相輔而行

者也其中最紕繆者莫過於堅執周用夏正一條
反覆引譬至於一萬餘言無一不郢書燕說甚至
於隱公元年不書卽位亦謂卽位當在前年十一
月故正月不書以爲改正不改月之證其陋殆不
足與辨然其他論說乃轉勝所作之本義蓋本義
由誤從孫復之說根柢先乖故每事必穿鑿其文
務求聖人所以貶卽本條無可譏彈亦必苟引一
事或苟引一人以當其罪遂至於支離謬轢多與
經義相違此書則歷舉諸家各加抨擊雖過疑三

傳未免乖方至於宋代諸儒一切深刻瑣碎之談
附會牽合之論轉能一舉而摧陷之然則本義之
失失於芟除糾結之後又自生糾結耳若此書所
辨訂則未嘗盡不中理也棄短取長固亦未可竟
廢焉

春秋三傳辨疑二十卷

永樂大典本

元程端學撰是書以攻駁三傳爲主凡端學以爲
可疑者皆摘錄經文傳文而疏辨於下大抵先存
一必欲廢傳之心而百計以求其瑕穲求之不得

則以不可信一語概之蓋不信三傳之說抑於啖

助趙匡案韓愈贈盧仝詩有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之句仝與啖趙同時蓋亦

宗二家之說者以所作春秋摘微已佚故今據現存之書惟稱啖趙其後析爲三派

孫復尊王發微以下棄傳而不駁傳者也劉敞春秋權衡以下駁三傳之義例者也葉夢得春秋讞

以下駁三傳之典故者也至於端學乃兼三派而

用之且併以左傳爲僞撰變本加厲罔顧其安至

是而橫流極矣平心而論左氏身爲國史記錄最

真公羊穀梁去聖人未遠見聞較近必斥其一無

可信世甯復有可信之書此真妄構虛辭深誣先哲至於褒貶之義例則左氏所見原疎公穀兩家書由口授經師附益不免私增誠不及後來之精密端學此書於研求書法糾正是非亦千慮不無一得固未可惡其剛愎遂概屏其說也通志堂經解所刊有本義有或問而不及此書據納喇性德之序蓋以殘闕而置之此本爲浙江吳玉墀家所藏第一卷蠹蝕最甚有每行惟存數字者然第二卷以下則尙皆完整今以永樂大典所載校補其